



悠悠落月坪

—— 叶辛著 ——

悠悠落月坪

—— 叶 辛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悠悠落月坪

第一章

1

怎能想象一件事会把整个寨子搅翻了天。

落月坪村寨上，自从土地下户以后，是愈加地显得安宁沉寂了。

早先那些日子，寨上的人伙着集体干活路的时候，一天中总还有些热闹的时辰。拖到太阳升起老高，当队长的郭世贤厚实的嗓门吼起来：“走啰，收庙脚大土的包谷去！”

有人长声么么地应着：“走啊，走啊，队长喊了。”

于是乎，男男女女参加干集体活路的劳动力，呼群结伴地，嘻哈打闹地，懒懒散散有时兴高采烈地边摆龙门阵，边到田土里去干活路。村寨上总有那么一阵子的嘈杂喧哗。

如今即使这样的一点喧嘈，都消失了。各家归各家干活路，就是责任田土上那点事儿，有愿意起早干的，有愿意趁着黄昏那阵干的，也有愿意临到节气，集中那么三五天从早至晚干的，哪个也不来管你的闲事。大白天光下，除了偶尔响起的婆娘呼唤娃崽的声气，便是难得的狗吠、鸡啼。更多的时间却是沉浸在一股宁静平和的气氛里，让人的耳朵都闲得难耐。天黑下来了，既然守着屋头要点油灯，费去赶场排队买回的煤油，还不如早点歇下。于是乎夜就显得格外的深长。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过得人抬起眼皮瞅天色的时候，目光也是朦胧的，漠然而冷寂。

事情恰是在这时节来的。

正是秋末有阳光的日子，落月坪寨子上，倒是有话讲了。堰塘边，水井旁，院坝里，团团如圆盖般张开的沙塘树脚，聚得起婆娘媳妇的地方，都有人在咬耳朵，在窃窃私议。村寨仍是一如既往的闲静安寂，一个惊人的消息却在寨子里传遍了。传来传去，传得满寨男女都生出疑惑来，不知这是咋个回事。

结婚四年不曾生育的婆娘陈碧华，终于生下了一个儿，替杨光宗争了脸。不料这个杨光宗，陈碧华连续四年不怀孕，他不同婆娘离婚，婆娘把儿子替他生下来了，他却从外头裹挟回一个细皮嫩肉的女人，拍桌子打板凳要同陈碧华离婚。稀奇的是往常满有主见的陈碧华，盼星星盼月亮般盼丈夫回家来瞅一眼宝贝儿子，盼得个这样的结局，她却既不同杨光宗哭嚎吵闹，又不同杨光宗撕扯耍泼，而是默默地忍受着。

她咋个忍受得住？白天要替杨光宗和那小婊子煮饭炒菜，夜里隔着一层墙壁听男人和那外来女子的戏文，不把人气疯，也要把人气得吐血。她却无事人一般，照常去园子里掏菜，照常到堰塘边洗涮，背上始终不忘背着她那儿子。

落月坪寨上的人算是开了眼啦。

原先当队长的郭世贤一提这事破口就骂：“就算杨光宗在外头赚足了钱，也不该把屎屙到人头上来啊！这叫啥，狗日的这是败坏门风，落月坪的风气非让这龟儿子带坏了。”

2

崔玉昆守空房，可是守怕了。男人李志荣进城去打工，有两年了不曾回寨子。她替李家生下个姑娘都三岁了，三岁的小羊羊连她爹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只怕李志荣回来，她都不会喊她。

崔玉昆想男人想得心慌，日子久了，有男人

走进她家院坝，她的心跳得都不自然。她家的三间泥墙茅屋挨着去三岔口那条道，有时一个路人进院坝来讨口水喝，坐在板凳上歇口气，放开嗓门赞几声水甜，她瞅着男人壮实的脖颈和宽阔的胸膛，脸上会发烫，心子也作怪般痒痒地直跳。

她记着李志荣的温情，记着李志荣给过她的体贴和欢乐。白天的活路稍清闲一些，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会连夜连夜相思好久。李志荣为啥不回家来呢？她记得他离去时说的，到了城头，攒够了盖房子的钱，他就回来。城市很远，来回一趟要花好多车钱，光去一趟，满满一背篋鸡蛋还不够买张车票呢。只怕城市的钱也不好攒呢，攒够盖砖瓦房的几千，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去。

陈碧华的厄运像阴影似地罩住了她，她怕李志荣回家来的时候，也带回一个年轻姑娘，和她吵着要离婚。她怕李志荣进了城，也像杨光

宗一样变心。人是会变的呀，杨光宗在落月坪寨上的时候，是个多么勤勉踏实的庄稼汉子！崔玉昆记得，当寨邻乡亲们故意同杨光宗闹，说他结婚几年都生不下个娃崽，喂只母鸡，不到一年都会下蛋哩。杨光宗脸气得红红的，臊得恨不能地上扒个洞躲进去。但从没见他回家同陈碧华发过脾气，咒骂、埋怨过什么。杨光宗和陈碧华是在九月重阳结的婚，算起来崔玉昆嫁给落月坪的李志荣，还比他们晚三个月，崔玉昆是腊月间来的。而当崔玉昆生下小羊羊，重新扛着锄头上坡干活时，陈碧华的肚皮仍是瘪瘪的，一点也没显山显水的迹象。那时他两口子还有说有笑一同上坡呢，才多久啊，杨光宗进城揽工做的时间还没李志荣长，就又找了一个！

崔玉昆睡不着了，思来想去，决定去找杨光宗问一问。他们都在城市打工，杨光宗说不准会晓得李志荣的一点情况。李志荣早杨光宗进城，杨光宗拿定主意要去城市时，他两口子还来

问过崔玉昆李志荣在城市的落脚处，说万一有个难处好去找他。

走近杨家院门口，看着他家那幢像模像样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崔玉昆不由生出几分感叹，李志荣去城市，为的是攒够盖砖瓦房的钱，杨光宗去，又是为个啥呢？他家里有房子，住得宽敞不说，门前的石砌院坝、屋后的园子，都是让人羡慕不尽的。有吃有穿，要零花钱去赶场卖脱点点鸡蛋、洋芋或是辣椒，日子是会过得很平顺安宁的。

怕贸然走进去讨个没趣，崔玉昆进了青岗石砌的院坝，就站停下来喊：“碧华，光宗兄弟在屋头吗？”

门“吱呀”一声响，先探出一张烫着头发的脸，崔玉昆还见她穿了一件红毛衣，她朝崔玉昆瞪了两眼，啐了一口瓜子壳，又把脑壳缩回去了。崔玉昆想这女人准是杨光宗带回家来的那个了，她正要再喊，杨光宗的脑壳从支起的窗户

上冒了出来：

“哎呀，是玉昆啊！陈碧华上坡栽菜籽去了，你找我么？”

崔玉昆晓得他是不想邀人进屋头坐了，堆起笑道：

“光宗兄弟，我是想向你打听一下，小羊羊她爹……”

“哦，你是问志荣啊，他干得好好的，人白了，也胖了，管着一个机关食堂的伙食呢。”

“他说没说哪个时候回家呀？”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同他两三个月前见的面。”

“那他……”崔玉昆找不到话问了，她皱皱眉头，“小羊羊想他呢，也不晓得他回不回来。”

“回总是要回来的吧，”杨光宗的脑壳缩回去了，“故土难离啊！”

崔玉昆没趣地孤零零站在院坝里，不知为啥却想落泪了。

无精打采从杨家院坝回屋头去的路上，她碰见了今年开春结婚的于万臣和温小琼两口子。温小琼喜盈盈地同她打招呼，她懒神无气答了一句，随口问他们去哪里，温小琼说去找杨光宗，打听进城市揽工做的事。

崔玉昆朝她笑吟吟的脸庞凝神瞅了一眼，私下暗忖着，又是一个，她又想让男人到城市里找大钱了。真是活见了鬼！她咋不看看陈碧华和我的情形？即使不像陈碧华那样遭祸事，那孤凄的空房，是好守的吗？

3

是陈碧华的厄运使温小琼起心的。她嫁给了落月坪的于万臣，心里头却还恋着原先的另外一个人。

温小琼不像陈碧华和崔玉昆，是从老远的地方嫁过来的，她的娘家就在挨着落月坪的金鸡塘。温老爹的酒量大，人都说他是金鸡塘的

一条汉子，谁都想不透他同于万臣的哥于万功这么个憨厚老实的汉子怎么结成生死之交的。两个寨子的人想得起来的，只是他俩曾一起出外去修过铁路，打过隧道。温小琼和于万臣的亲事，基于这么一层关系，如同铁板上钉钉，定死就变不了啦。可惜的是，嫁了人，冥冥之中温小琼总会想起一扇嵌着玻璃的又高又小的窗户，映在窗户里的，是几株挺直粗实的梓木树，是梓木树绿得像染了层油般的树叶，是树叶子在阳光里闪烁的斑斑点点使她感觉到的眩晕和陶醉。那都是她和另外一个人痴情迷中常见的情景。

前不久，那个人告诉她：“爹妈要替我说亲了。”

“说的是哪个？”温小琼一惊。

“不晓得。”

这像是一句实话。在大山环抱的旮旯里，即便是到了今天，儿女们的婚姻多半仍然操在

父母手上，要不，小琼咋会嫁给于万臣呢？和这个人比，小琼还是幸运的，她多少在婚前还见过于万臣几眼，打听得到他家的一点事情。有些姑娘小伙，婚前硬是懵里懵懂，啥都不晓得哩。

那个人的话让温小琼犯了愁。她靠啥拴住他的心，让他巴心巴意地待自己呢？难道眼睁睁瞅着他同另一个姑娘结亲，让这个知暖知疼的男人走得远远的？替杨光宗生下一个娃儿反而闹离婚风波的传言让小琼起了心。不是么？杨光宗进了城市，会让年轻姑娘迷住，于万臣到城里去，能躲得了这一关？即便这个木瓜脑壳不招女人喜欢，清心寡欲的他熬得住？他若像杨光宗一样裹上了城市女人，回家来和她清手续，不正遂了她的意！那个人从说亲，双方同意，然后由男方逢年过节背着、挑着礼物上女家，一整个过程得两三年哩。这段时间里，莫非她还逮不住他？她约他悄悄地来，有哪个会晓

得？于万臣的爹妈死得早，他是大哥一手拉扯大的，和温小琼结了婚，大哥大嫂就让他们小两口单门独户过日子，在挨近水溪边的蒿竹林旁盖起一小幢青砖绿瓦房。离大哥大嫂家远不说，这块地势还清静，没啥离得很近的寨邻乡亲。天黑以后，金鸡塘的那个相好钻进蒿竹林蹓了来，鬼都不会晓得。若说于万臣迂，于万臣木讷，那么他的大哥就更憨厚更老实，他哪会来管早已分家出去过的弟媳的闲事！

有了这主意，温小琼愈想愈亢奋，愈想愈觉得非这么办不可。要不她会给憋死的。没费啥口舌，她就把于万臣说服了，她说这年头满寨的男子汉壮劳力，都在想着到城市赚钱回来奔好日子，她说屋头责任田土上那点点活路，她一个人完全顶得下来，即使遇上个天干水涝，要戽水要排涝，她去金鸡塘娘家喊一声，要几个帮手就会来几个，不消担心事。大男子壮劳力一年到头缩在这山沟沟里，那才叫是没出息哩。

于万臣不吭气不答言光是听她讲，等她全讲完了他淡淡说一句：“杨光宗不是回寨来了嘛？去问问，看城市的钱好不好赚。”

温小琼拉起他就走。

杨光宗把城市吹得天花乱坠，什么狮子桥头的劳务市场，什么拿蛋换米从中赚钱的伎俩，什么各个机关各个单位需要雇用的水管工、电工、木匠还有专门卸煤的临时工，什么建筑包头器重的泥瓦匠、钢筋工，什么城市里偷生的自然村，还有小街小巷子里头看不够的录像，电影院、剧场、舞厅门前专门陪客、伴舞的女郎……总而言之，城市里头的钱好赚，只要你会钻肯下力气；城市里头有乡间不可比拟的好玩好耍的场所，就看你能不能弄到钱享受。

杨光宗那张嘴，没把于万臣的心说动，倒先把温小琼讲得想去见识见识了。若不是她的心头有个人，她愿意随于万臣一路去。听他讲完了，温小琼直用眼睛瞅于万臣，于万臣似觉察到

了，木讷地吐出一句：“这么说，去得。”

“去得去得。”杨光宗一拍胸脯，“万臣，不是我恭维你，有你这壮实的身板进城下劳力，一天拾块钱，稳拿！”

温小琼兴奋得眉飞色舞，手指直捅于万臣，“一个月就是三百啊！”

于万臣离座起身告辞时，主意拿定了：“要走，我也得跟大哥大嫂说一声。”

温小琼想抢白他几句，有啥可说的，我愿意就成了。转念一想，也不能显得太急迫，好像是当婆娘的在逼着男人走。

两口子回到蒿竹林旁的青砖绿瓦房里时，一阵喜庆欢快的唢呐声隔着溪流从对岸落月坪的绿荫中传出来。

这声气顿时提醒了温小琼，寨子上今天有红喜，离这不远的金鸡塘，说不定也有好些人要来喝喜酒。有到落月坪来贺喜的好事儿，那个人是不会不来的。她也得去，去凑个热闹，遇到

了他，找个机会把于万臣要出门的好事儿告诉他，让他耐心等着她捎去的口讯。

这么忖度着温小琼不知不觉放快了脚步。唢呐吹得激越而又欢快，这是人们熟悉的迎亲调儿，中间夹杂着大人小孩们“嗬唷”“嗬唷”的呼叫嬉耍声，更显得活泼泼的，鞭炮响过一串又响一串。

婚礼进入高潮了。

温小琼没找着她想见的那个人，脸上显出一点迟滞的表情。她绕着人头攒动的院坝慢慢寻找着，陡地听见从挨邻的院坝里，传出声声凄厉悲切的痛哭。欢庆的唢呐声气虽响，也盖不住那令人心惊的哭泣。院坝里四乡八寨赶来吃婚宴的客人回过头来了，接亲成家的刘松青家人脸上，露出了点尴尬窘迫的神情。

温小琼听明白了，这是和刘家贴邻的姑娘邵燕慧在放声大哭。哦，燕慧姑娘原先和刘松